

湘西人

譚世珍 著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湘西人

譚士珍 著



女子學院 0056734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湘 西 人

谭士珍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责任编辑：黄知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长沙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912 定价：0.88元

目 录

一、中国有个袁隆平·····	(1)
二、揭开男性不育之谜·····	(20)
三、墓碑，在深深密林中·····	(27)
四、绿色王国的“皇帝”·····	(33)
五、大山的儿子·····	(53)
六、梦，绿色的梦·····	(66)
七、高尚的“谎言”·····	(74)
八、雪峰山下的迷雾·····	(87)
九、来自痛苦的欢乐·····	(102)
十、南瓜案传奇·····	(115)
十一、横刀断水水更流·····	(131)
十二、惊震世界的“芷江受降”轶闻·····	(145)
后 记·····	(157)

4473/6705

中国有个袁隆平

引 子

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晚，全国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，带着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的金质奖章，走进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室。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早在会议室等候的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，一齐迎上前去，向袁隆平表示最热烈的祝贺。

袁隆平坐定后，旋即从手提袋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红色小盒，启开盖，便露出一枚璀璨夺目的金质奖章。袁隆平高兴地介绍说：“奖章正面的英文是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’，背面是两株稻穗，英文是‘杰出发明家·1985·北京’。”

省委书记毛致用拿着奖章在手里掂了掂，偏过头问：“隆平同志，这奖章好重哟！”

袁隆平含笑回答说：“有三两重，含金百分之八十。”

毛致用赞扬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湖南和全国的水稻连续增产，是与你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。这是崇高的荣誉，厚重的奖赏。对于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来说，是受之无愧的。”

吃野菜、啃树叶，使他饱尝了饥饿的滋味

对科学家，特别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，人们往往按照自己的臆想，来揣摸袁隆平一定是位衣冠楚楚相貌不凡的人物。其实不然，他普通得再不能普通了。长相是普通的：平头、长脸，中等个，瘦瘦的身材。穿着也是普通的：常见的衣，常见的裤，常见的鞋，和城市居民、农村基层干部毫无二致。

他，祖籍江西，排行第二，一九二九年出生于北平。他幼时并不喜爱遗传学，读书成绩也不出类拔萃，玩性却大得很。他爱打球，球艺不错；他爱游泳，曾多次横渡长江，夺得过中学男子组冠军；他爱音乐，善操小提琴，能拉贝多芬名曲；他爱吃零食，以致伤害了肠胃；他爱大自然，特别是广袤的田园风光，吸引了他报考了别人不愿报考的农学院；他更爱文明古老的祖国，当玩火者把战火焚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，他毅然投笔从戎。当时拥有八百多名大学生的西南农学院，只录取了八名空军人员，他便是其中之一。

驾驶着银燕飞行于万里蓝天，痛击侵略强盗，几多的光荣，几多的痛快。袁隆平乐得作梦都在笑。

天下事往往难如心愿。他穿军装才十八天，忽地传来出乎意外的消息：国家急需建设人才，大专院校学生一律不予征收入伍。

这是国务院当时的决定。没法，袁隆平只好怀着惋惜的心情，又回到农学院。

大学毕业后，同学们分道扬镳。他出身欠佳，自然不可能分配到大中城市，来到偏远落后的大山区——湘西安江农校任

教。

物换星移，转眼来到热情得出奇大胆得出奇也荒唐得出奇的年月，袁隆平带了二十几名学生到黔阳八面山劳动锻炼。当时正过苦日子。贫困，就象秋天阴濛濛的雨雾，笼罩在人们的头上。队里穷得瘪壳芝麻似的。他亲眼看到：岌岌可危的吊脚楼里，躺着一个个害水肿病的山民；公共食堂的灶台上连锅勺也生了锈，堆堆野菜，大锅清水，映衬着山民生活的凄苦；村里有的十七、八岁的大姑娘，只穿着一条褴褛的长裤……

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，袁隆平目睹了一位老农向大伯的惨死：那是一个朔风凛冽的寒冬，他和社员们一道站在山沟里刨田坎，水冷得象毒蛇似的咬骨钻心啊！向大伯舞着锄头刨着刨着，身子剧烈地摇晃了几下，便咣当栽倒冬水田里。袁隆平等赶忙把向大伯扶起：“大伯！大伯！”人们惊呼着。好大一阵，向大伯才微微睁开眼睛，寡白的嘴唇颤动着，好象要说什么，可又抖抖撒撒说不出来，只是断断续续说着两个可怕的字：“……饿……饿……”还没等抬到家里，向大伯就一命呜呼！

向大伯的死，象是一把闪着寒光的锋利匕首，在袁隆平心上深深地刺着，痛得他要流血了！向大伯是一位多么勤劳善良的老人啊！可是，这位可敬的老人是活活饿死的呀！

在乡下劳动锻炼期间，袁隆平也是和群众一样吃野菜，啃树叶，喝清水汤，还要下田劳作，这使他饱尝了饥饿的滋味。当他饥肠饿肚的时候，不禁萌发出一个朦胧的想法：吹牛皮说大话，高喊什么亩产几千斤乃至万斤的“高产卫星”，只不过自欺欺人；如果能够培育出一种高产稳产良种，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，使大家能吃饱肚子，那该多么好啊！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

袁隆平饿得皮包骨。他回到学校，借书买书，读书抄书，饥饿迫使他去闯出一条粮食高产的路子来。

有一天，他从一份农业科技资料中，偶尔发现了一则简短的情报：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藤上，可以使红薯大大增产。他是米丘林、李森科学说的虔诚信徒，好奇心使他想亲自试验一下。试验的结果，红薯果然大大增产：最重的一兜达三十来斤，最大的一个重达二十六斤四两，在社会上传为奇闻。后来他又花样翻新，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，把南瓜嫁接在马铃薯上……结出来的果实，南瓜不象南瓜，西瓜不象西瓜，马铃薯不象马铃薯，奇形怪状，引起师生们捧腹大笑。这一来，更激起了他对杂交试验的强烈兴趣；在他的心灵深处，筑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。可是到了第二年，月光花照样是月光花，红薯照样是红薯，西瓜照样是西瓜，杂交优势不能遗传。就象毛驴和马交配，能生出骡子，但骡子永远也不能生育骡子一样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事业的成功决非一帆风顺，须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汗水，经过若干试验，若干失败而最后取得可喜的成功。在失败面前，袁隆平并不气馁，他苦心钻研达尔文、巴士德、孟德尔和摩尔根学说，研究当代所有的生物学派。他吸取各种学派营养，择其所长，融汇贯通，为我所用。

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，就好象是兄妹成亲，然而，要使不与哥哥成亲，首先就得让她哥哥失去生育能力。怎么办呢？便要在茫茫的万千世界中寻找到雄性不育株来。

七月的骄阳如同一个火球高挂在天际，没有一丝风，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。这是一天中最炎热又正是水稻扬花的时候，袁隆平头顶骄阳，挽起裤脚，汗流浹背，拿着放大镜在热气蒸腾的稻田里踽踽独行，不时聚精会神地在稻穗上仔细观察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已经是第十三天了，他不知淌过了多少稻田，也不知洒下了多少汗水，可是，就象大海捞针，山中探宝，渺无踪影。难以寻觅的雄性不育株啊，你躲藏在哪儿呢？

他黑了，瘦了。妻子邓则劝说道：“算了吧，这雄性不育株到哪找去？身子要紧哩！”

袁隆平充满信心说：“国外报道的杂交玉米和高粱，不都是从自然界里找到不育株的么？我想，既然玉米、高粱能找到不育株，水稻也一定会有不育株的。”

“怕你一世也难找到哩。”

“我这一世找不到，还有儿子、孙子。”

俗话说得好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袁隆平梦寐以求的雄性不育株就在当年七月找到了。其中，还有个颇有趣味的小故事——

过度的劳累触发了老袁的胃病。妻子邓则又急又气：“老袁，你还要命不？”她要尽妻子的责任，强迫袁隆平卧床休息。然后，她到厨房去替他煮糯米饭。一般人得了胃病，糯米饭是沾也沾不得的。他哩，恰恰相反，吃了糯米饭反而不痛了。仿佛糯米饭是他医治胃病的良药。饭尚未煮熟，太阳却又当顶了，这正是水稻扬花的时刻。他顾不得胃痛，悄悄从床上爬起来，他把横摆着的枕头打直，用薄薄的被窝盖着，然后放下帐子，轻轻溜出房间。

糯米饭煮熟了，妻子喊老袁起来吃饭，不见回声，走进房

里一瞧，以为丈夫睡熟了，心里不忍喊醒他，便蹑手蹑脚又走出房间。过了好一大阵，妻子惦记着丈夫的胃病，又走进房间，喊道：“莫睡了，起来吃饭吧！”连喊三声都不应。她撩开蚊帐，掀开被窝，方知中了“空城计”，心里又是恨又是爱，提着个饭盒，到田垅间寻人去了。

“邓则，我找到啦！找到啦！”袁隆平见妻子走来，由孩子般高兴地喊叫着。

“你找到什么啊？”邓则问。

“雄性不育株呀！”

邓则“啊”了一声，急忙走过去，见她捧着那棵雄性不育株，象捧着丈夫那颗热烫烫的心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她心里最清楚：为寻找这棵雄性不育株，袁隆平耗费了多少心血哇！

生活，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

正当袁隆平带领两名助手——他的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，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进行持续探索、取得了新的进展的时候，平地一声惊雷，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。

袁隆平的父亲在国民党经济部侨委会当过科长——自然是“历史反革命”了；他母亲又在教会教过“洋书”——自然是“洋奴”和“卖国贼”了；他本人在教学中，曾在“农业八字宪法”后加了一个“时”，成了“九字宪法”——自然是“矛头指向最高统帅”；篡改“最高指示”，成为“现行反革命”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袁隆平便成为“专政对象”，成为“活靶子”。

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！”

“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袁隆平！”

“砸烂袁隆平的狗头！”

.....

一时间，校内校外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袁隆平三个字是倒着写的，名字上面还赫然打着大红“×”。

水池边，六十多钵试验秧苗全被砸了，毁了。这个打击，对袁隆平来说太沉重了。他惶惶不可终日，吃饭不香，睡觉不安。这时候，他的妻子邓则（也被打成“狗崽子”、“反革命家属”）不但不嫌弃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的袁隆平，而且以百般的温柔抚慰着处于逆境的亲人：

“别人不理解你，我还能不理解你吗？你并不是他们讲的反革命分子。要是你真的坐了牢，我给你送饭；要是将你下放当农民，我就当农民的老婆。”

袁隆平手拍脑袋，沉沉地叹了口气说：“打成反革命我倒不怕，就是叹惜我苦心培育的秧苗……”

邓则鼓励他说：“俗话说得好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他们把你的秧苗钵钵砸了不要紧，你可以重新培育。你还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。”

妻子的柔情和勉励，给袁隆平寂寞冰凉的心注入了希望和温暖。绝望中的袁隆平更需要亲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夫妻间只要有一点理解、一点默契、一点安慰也就足够了。疾风知劲草，患难见忠贞。苦难最容易造就真挚的情感，正如锤锻能使钢铁变得更坚强一样。

夜，深了，万籁俱寂。袁隆平倒在床上，可是思绪翻涌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“笃！笃！笃！”有人敲门。

红卫兵半夜破门而入抄家的事常有发生。袁隆平以为又是红卫兵来了，他赶忙起床，扯亮电灯，开门一看，不是红卫兵，而是“绿色革命”的忠诚追随者——李必湖和尹华奇。

“你们深更半夜来做什么？”袁隆平心有余悸地问。

“当然有事喽！”小尹诡秘地一笑。

李必湖望了望窗外，压低嗓音道：“告诉你，我们神不知鬼不觉，藏了四钵子秧苗哩！”

“啊，在哪里？”袁隆平心里一亮。

小尹笑道：“藏在校园里的一条臭水沟里，哪个也找不到。”

袁隆平性急道：“你们干得好呀！快，快领我去看看。”

于是，师生三人，象做贼似地悄悄出了门。

这四钵幸存的秧苗，在袁隆平和他的两个助手的精心照料和培育下，到了一九六八年，竟发展成为两分试验田了。

这成绩来得多么不容易啊！袁隆平该是多么的欣慰呀！就象母亲照顾婴儿一样，不分黑夜白日在试验田里转悠，侍弄着“秧宝宝”（这是袁隆平的语言）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他挨了批斗以后（开始很难堪，后来习以为常了）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到十几里路远的秧田一看，他真不敢相信这是眼前的现实：记载着品种组合的木牌子东倒西歪，田里翡翠的秧苗全被“扫荡”干净……目睹这种惨景，他气得脸都发青了，背脊上直流冷汗，往田坎上一蹲，双手捂着脸，孩子般地恸哭起来。人心之毒，莫过如此。他不明白：为什么搞试验这么难？为什么有人这样和自己过不去呢？

他象丢了魂，失了魄，哭了一阵，擦干眼泪，站了起来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毫无目的地在窄窄的田坎上乱转。

夕阳西下，暮鸟归林，邓则还不见丈夫回来。他干什么去了啊！邓则着急了，出门四处寻找，走到大埕坪，只见有个人正往井里跳。这可把邓则吓坏了，在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岁月里，服毒、吊颈、抹脖、投水的事情常有发生。原黔阳地委书记就是在这个地方自杀的呀！邓则惊恐地呼叫：“不好啦！有人跳井啦！有人跳井啦！”

附近的农友们闻声而至，放下梯子，纷纷呼叫着：“不要想不开，上来吧，上来吧！”

跳井人扶着梯子爬上来了。邓则一看，愣了。这跳井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丈夫。她把头埋在丈夫湿漉漉的胸怀里，放声哭着。

“袁老师啊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能往井里跳啊！”一位认识袁隆平的老农叹息道。

袁隆平哭不是，笑不是。他知道妻子和社员们误会了，把手里捏着的五根秧苗一举：“你们以为我自尽吧？不，我得留着小命搞我的杂交试验呢！”

原来，存心和袁隆平作对的人把试验田里的秧苗踩的踩死，丢的丢掉。老袁来到井边，意外的发现水面上浮着几根秧苗，就象母亲寻到了丢失的孩子，忘情地跳到井里去抢救。至于这口深井淹不淹死人，爬不爬得上来，他全然不顾了。
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

生活，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！

杂交水稻的厄运，被常规水稻专家言中了

跨过荆棘丛生的荒野，渡过汹涌咆哮的激流。路，又被冰

川峡谷隔阻了。

六九年的夏天，一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水稻常规育种专家来到袁隆平所在的农校。茶话会上，当谈到杂交水稻，那位专家听了发出一阵冷笑，自恃高明地说：“古有明训，水稻乃自花授粉，何能杂交？不要异想天开哟！”袁隆平的信徒尹华奇，少年气盛，引用摩尔根、孟德尔遗传学观点，顶了几句。那位专家显出不值一驳的神气，晃头摆手，示意他不要说下去。小尹无奈，求援似的转头望望自己的老师，可是袁隆平只是严肃地端坐着，一言不发，一股劲儿吸着一角四分钱一包的既苦又涩的红旗牌香烟。

座谈会上，专家随同袁隆平来到试验田边，只见杂交水稻茎粗叶茂，一片墨绿，同周围田里常规良种稻秧相比，泾渭分明。袁隆平望着专家笑笑道：“相对而言，您看杂交水稻的优势如何？”

专家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这嘛，只不过是营养优势而已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没有产量优势？”

“嗯，是这样的，肯定是这样的。”

不幸得很，杂交水稻的厄运被常规水稻专家言中了。收割之后，稻谷产量无所增加，稻草却多收了一倍。果然只有营养优势，这实在是太悲哀了！

秋天，金色的秋天。可是给袁隆平带来的却是尖刻无情的讽刺，有人还夸大其词地编了一首顺口溜：“杂交稻，好是好，不结谷，只长草，可惜人类不吃草。”更有甚者，有人还说他是“技术骗子”，“卖狗皮膏药”。不久，他被调到煤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了。

如果说科学试验象喝鸡蛋汤那么惬意，也就不成其科学试

验了。失败，对袁隆平来说，是意料中的事。但他绝非“卖狗皮膏药”的“江湖骗子”，而是一位诚诚实实的对事业有着执着追求的勇士。反作用力把他推回到起跑线后若干步，从而使他能够更好地向前一跃。他从理论到实践，经过反复研究和冷静的思考，最后认定：既然杂交水稻有着强烈而旺盛的营养优势，这就证明了其优势的存在；如果能在这个基点上，找到合理的品种组合，实行三系配套，那么，其产量优势就大为可观了。有了这种科学的分析，再加上有志必成的坚定信念，“冷风”也罢，“帽子”也罢，他都不放在心上了。

他当机立断：前派战将，南下海南；后求援兵，寻找知音。

李必湖下海南岛崖县，深入田野山村，经过一番浴血鏖战，终于旗开得胜，出师告捷：在南红农场附近的一块沼泽地里，发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。为后来的三系配套首建奇功！因为有了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，野生稻和栽培稻相互杂交，使杂交水稻的研究才能产生质的飞跃。五十年代，日本也研究过这一科研项目，因亲缘太近，没有成功。七十年代，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曾研究过，亦未成功。与此同时，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也研究过，由于过不了“雄性不育株”这一关而中断了研究。

袁隆平向湖南省农科院汇报了杂交水稻的科研情况，得到了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的极力赞赏和支持。省科委主任贺湘楚也四处为他游说。炎炎盛夏，这两位领导带着袁隆平爬山涉水，前往湘南开辟杂交水稻试验的新基地。接着，又率领袁隆平入京，向党中央汇报。一九七二年，中央把杂交水稻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，开展协作攻关，一举拉开了向杂交水稻三系配套

发起全面总攻的序幕。袁隆平潜心向往的崇高事业，变成全国十几个省市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了。

爱，首先意味着献给

一九六八年，袁隆平从湖南来到海南岛崖县荔枝沟。那里是天之涯，海之角，四季如春，与湘西相距遥远，更具有杂交的优势。他和李必湖、尹华奇很快进行了“籼、籼杂交”和“粳、粳杂交”等科研项目。在繁重的科研试验中，他虽然熬尖了下巴，熬黑了眼圈，消瘦了十多斤肉，但他浑身每一个毛孔都焕发出不可遏止的青春活力。

夏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成为千古传颂的美谈。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以来，转战湘滇，奔走桂粤，究竟几过家门而不入，难以统计，无法确告。这里倒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敬告读者：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，整整七个年头夫妻分居两地，七个吉祥团圆的春节，各自只是在心里吟唱着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而度过的。

有人说：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，一定站着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；或者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，一定站着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。

邓则，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。

这里，不妨描叙一下他们的相识与结合，倒是挺有点意思的。

一提起湘西，人们很自然就想到刀耕火种、茹毛饮血、愚昧野蛮这些人类蛮荒时期的情景。对于大学生来说，谁要分配到湘西去工作，无论是别人还是他本人都认为是“充军”、

“发配”。因为袁隆平的出身不好，注定他来到湘西工作的命运。好在袁隆平并不介意，他却爱上了这块神秘而带着野性的土地，觉得在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大有所为。

袁隆平在教学上和科研上不愧为是一个开拓者，有志者；可是在对待个人方面，倒象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。他不善修饰，衣服十天半月也难得洗一次；扣子掉了，也不知道缝一下；皮鞋脏了，也不知擦擦灰，打打油。他的外表，与其说是个中专教师，倒不如说象个不脱产的农村基层干部。加之他相貌平平，出身不好，又没有一点积蓄，因之在姑娘们的心目中，他无疑是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”。

光阴易逝，到了六十年代初，袁隆平已过“而立”之年，仍然是庙门前竖旗杆——光棍一条。

时不可待。他曾经向附近中学的一位女教师求过爱，可是不但被冷冷拒绝了，还被别人奚落一顿：“你也不照照镜子，自己是啥模样！”

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。他赌气道：“老子宁可打一辈子的单身，也不再遭女人的讥笑和白眼。”甚至振臂高呼：“独身主义万岁！”

可事情偏偏怪，有人则暗暗同情他，这就是邓则——一位身材和长相都很漂亮的姑娘。

邓则是袁隆平的学生，那时毕业了，分配在同一个县城工作。

星期天，邓则常跑到袁隆平的单身宿舍里，虚心求教农技方面的知识。袁隆平是有问必答。他把邓则看成“学生”，看成“小妹妹”（比他小八岁）。前车之鉴，使他不敢逾越雷池。

男人的憨厚、正直，更加赢得了姑娘的好感。邓则主动为